

張鄧忻 〈打拳頭〉



作者簡介

新竹湖口客家人。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、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。希望透過書寫，尋找生命中往返流動的軌跡。曾於《蘋果日報》撰寫專欄「長大以後」，《人間福報》副刊專欄「安咕安咕」、「憶曲心聲」。著有散文集《我家是聯合國》、《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》、《孩子的我》、《憶曲心聲》、兒少小說《館中鼠》，長篇小說「客途」三部曲：《織》、《海市》、《山鏡》。另著有研究專書《重寫與對話：臺灣新移民書寫之研究（2004-2015）》。

《孩子的我》入選《文訊》「二十一世紀上升星座：一九七〇後臺灣作家作品評選」中二十本散文集之一。《織》入圍臺灣文學金典獎長篇小說獎及臺灣歷史小說獎推薦獎。曾獲桐花文學獎、客家歷史小說獎、2022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、馬偕傳教士紀念電影劇本首獎等。

得獎感言

這是我第一次以全客語書寫小說，很開心能夠獲獎，感謝評審。會想寫〈打拳頭〉這個故事，是因為去年跟大叔叔聊天時，他提到我的阿太曾住在芝芭里，因土地及水源問題而與其他族群有紛爭，族長聘請知名拳師到祖堂教拳，據說當時練拳的氣勢，讓對方不敢再來挑釁。這讓我想到童年時，阿公曾要我跟他到祖堂學拳，兒時的我只覺得學拳很辛苦，去了一兩次就找藉口不去了。

寫作時，來來回回修改多次，遇到不知該如何處理的語言問題，就帶著作品回家問小叔叔。回想我的童年，雖然爸爸經常不在家，但我身邊總是有許多「父親」圍繞著。從小就愛看書的我，很多書都是他們買給我的。這次想藉著這個機會感謝三位父親：阿公和兩位叔叔，謝謝他們給予我的照顧與疼愛，讓我有機會在文字世界裡找到自己。

今年客語小說獎參賽作品僅有4件，其中〈打拳頭〉和〈藤纏樹〉讓五位評審熱烈討論。固然〈藤纏樹〉的客語用字非常精煉，對傳統風俗也掌握深刻，但是三位評審一致認為〈打拳頭〉勝出。

1. 題材獨特，作者對客家拳的時代背景、場景描寫不含糊，顯見作者對題材熟悉，並以寫實方式描摹客家拳面臨現代都會生活的挑戰和困境，也隱喻出族群傳統文化沒落的實境，有心的武術師傅堅持傳承之路，雖然榮景不再，但也讓人在殘酷中照見希望的微光。

2. 行文敘述流暢快利，像打拳一樣節奏分明，戲劇張力強，兩代人同性之間情誼描繪得很動人，固然人物角色不複雜，時空跨度也不大，但對人物不同生涯和命運的選擇，也使劇情起伏跌宕，不濫情而讓人回味再三。

3. 客家語文的掌握、用字遣詞和主題之間的角色關係以及情感表達，恰如其分地交融合一，雖然客語用字，例如「的」應該使用「个」，「香蕉」應該使用為「芎蕉」等細節讓評審爭議，但是全篇小說文字透發的情感簡潔精煉，不生硬不造作，客家情味十足。

打拳頭

阿森叔看壁頂的月曆皮，舊曆二月初二祭祖的日子會到了。從細到大，逐年祭祖佢毋識無去。這幾年身體緊來緊弱，最近要持拐棍仔正做得行路。阿森叔看自家腳骨恁無力，哪有半點像打拳頭的人？這係佢第一擺毋知到底要去祭祖無？宗親毋知會仰般看佢？

阿森叔係大窩口客家拳的傳人。九零年代，族長想傳承頭擺的客家拳。幾個張屋細人逐禮拜六來祖堂練拳。有細佬，也有細妹。

「莫恁嚴，細人佇毋著啦！」族長勸佢。

「拜託！佢頭擺學打拳頭，逐日四點……」阿森叔應。

「阿森，你頭擺係幾多年前的事情了？時代無同樣了。」

廳下傳來鐘聲響，五點了。幾隻屋簷烏佇樹頂啾啾滾。阿森叔持拐棍仔慢慢行到外背。佬仔阿騰佇門口放張藤椅，分佢做得坐著看車子打發時間。行到門脣，明明無幾遠，行到滿身汗。正坐好，一台貨車堵好駛來。

貨車司機看到阿森叔，放慢速度。開車窗，大聲喊：「阿森師傅恁早！」司機的牙齒分檳榔汁染紅。阿森叔目珠晶晶，想看清楚係麼人。司機下車行到阿森叔旁脣講：「阿森師傅，你毋記得佢了喔？頭擺攆你學過打拳頭的阿壽啊！」阿森叔想起來了，逐擺企佇壁角，又烏又瘦的細佬，共下學打拳頭的細人喊佢「細猴仔」。

「細猴仔係無？」

「這下變肥，當久無人喊佢細猴仔了！」阿壽笑起來像笑佛。

「細猴仔，你討舖娘了無？」阿森叔問。

「無啦，有佢早請你了！」

「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會四十囉。」

「恁夭壽，會四十還無討舖娘，你爺哀會愁死！」阿森叔搖頭，這下後生人毋結婚也毋降。阿騰也係恁樣，四十歲還無交過細妹朋友。

「你又毋記得了？佢爺哀早就無在了。」無在了？係啦。阿壽的爺哀和他同輩，頭擺佇市場賣豬肉。兩公婆車禍過身，剩正十歲的阿壽。

想當初時，阿壽厥爸愁俵仔毋罈高，會分人欺負，跔跔渡佢來學打拳頭。「阿森師傅，阿壽拜託你了。」還帶一盒林檎分阿森叔。

車禍該時，阿壽也佇車頂，一隻腳骨斷了。阿森叔去醫院看阿壽，帶林檎切分佢食。後來阿壽分厥叔渡，逐禮拜騎自行車來祖堂學拳。阿壽無像阿騰恁好的目水，一學就會，毋過當煞忙練。

「這下的細妹恁無目珠！」阿森叔講。

阿壽笑：「等阿森師傅摻佢介紹啊！當久無看到阿騰了。佢還要去送貨，下擺祭祖正摻你兜打嘴鼓。」阿森叔無講話，對阿壽揀手。阿壽跳上貨車，車子緊走緊遠。

阿森叔又係一个人了。雖然兩子爺共下躡，毋過阿騰厥母無在以後，阿騰就無麼个摻佢講話。看到阿壽，阿森叔想起阿騰還係細人的時節。逐擺跔著佢，講要學阿爸打拳頭。阿騰讀高中就變个人，講要認真讀書莫打拳頭了。大學畢業去臺北補習，考到公務員。大家恭喜：「阿森叔，你俵仔恁會喔！」阿森叔當然歡喜阿騰考到公務員，毋過還係有點傷心。想到第一擺看到這小伙子，就想下擺要教這細人打拳頭。阿騰四歲就跔佢打拳頭。

阿森叔學拳的時節七歲，多俵仔三年。

該時，還旨搬到窩口，還躡芝芭里老屋。窩口全係客家人，芝芭里有客人也有福佬人。河壩對面就係福佬人的地。佢兜人多，逐擺

來搶水。有擺，幾個福佬人走去阿爸的田，摻厝叔冤家。厝叔想打福佬人，分阿爸遽遽拉走。

「屌你母！」轉到屋家，厝叔大聲罵：「你做麼个拉佢？佢正毋驚佢兜！」

「進滿，你仰會恁慙？佢兜人恁多，打也打毋贏。」阿爸講。

「佢就吞毋落這口氣！佢兜若再過來，佢一定會分佢好看！」

「佢稍早去窩口尋族長，看佢有麼个好辦法。」

「佢摻你共下去。」厝叔講。

「佢也要去！」阿森喊。佢最愛去窩口，尤其上北勢大街，有當多人賣東西，糖葫蘆、麵攤、豆腐花，比這位鬧熱多了。

「大人去講事情，你細人去做麼个？」阿爸毋准。

「阿森明年要讀書了，分佢去看看也好。」厝叔係直腸直肚个人，平時對細人盡好。阿爸聽厝叔恁樣說，就無講麼个了。阿爸最大，厝叔最小，阿婆過身前交代阿爸要好好照顧厝叔。厝叔要的，阿爸當少講做毋得。

一早，阿爸和厝叔帶著阿母準備好的包袱，行去窩口。族長躡的地方離祖堂無幾遠。包袱底背，有幾條番薯、芎蕉和青菜。行佇頭前的大人面色嚴肅，後背的阿森像出去搞恁樣歡喜。

早晨行到晝，來到大窩口。阿森看到祖堂的屋簷。阿爸和厝叔無入去祖堂，行小路去族長屋家。日頭當烈，阿爸尋到大榕樹，大家坐地泥，一人分一條番薯。行恁久，肚屎餓死了，阿森用手抹抹衫褲，就拿著番薯食起來。食掉正行去族長屋家。

族長屋家當闊，窗門雕花。廳下門無關，阿爸大聲喊：「順慶叔公！」一个老人家走出來，面容瘦長，有幾分像阿森屋家壁頂掛的阿公



畫像。老人家看到佢兜，笑著講：「係舜滿、進滿啊！遽遽入來坐。」

「叔公，拍謝，恁晝頭來尋你。」阿爸看阿森念：「還毋喊人！」

「順慶阿太！」阿森大聲喊。族長順慶係「慶」字輩，輩分當高。

「逐日遊遊野野，也毋知拿書來看。你若有順慶阿太的一半就好囉。」阿爸罵阿森。順慶阿太的故事，阿森毋知聽幾多遍。臺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，到東京讀明治大學，日本時代就做湖口庄役場助役，後來又做到新竹水利組合長，退休去義民廟做管理委員。阿母有擺講順慶阿太像「螟蛉」恁韌命，分阿爸罵。

「阿森還小，大了一定比佢慶。」順慶阿太看阿森問：「食飽了無？」阿森搖頭。阿爸一掌打來，阿森摸著頭那，毋知哪位講毋著。阿爸遽遽講：「正食飽啦！」

「哎呀！你兜大人食飽，細人還未食飽啊。來，阿太拿好食的分你食。」阿森聽到，歡歡喜喜踅順慶阿太行。阿太拿出圓形鐵盒，底背放當多餅，有心形、圓形，還有方形。阿森拿一坵圓餅小小口慢慢食。

「今晡日仰跔跔來？」順慶阿太問。阿爸講起芝芭里福佬人來搶水的事情，順慶阿太聽到發闊罵：「該兜人緊來緊過分！這問題也毋係一日兩日了，政府也毋管，我去拜託阿善伯，看佢做得來教大家打拳頭。學會了，還驚佢兜？」

「若做得請到阿善伯是好了。毋過，聽人講佢這下年紀大了，無麼个想出去教拳。」

「你毋須愁，等佢消息。」

「承蒙叔公！佢無麼个東西，這一點心意。自家屋家種的芎蕉、青菜。」

「下擺人來就好，帶麼个東西。」

阿爸摻厝叔緊講承蒙正離開族長屋家。三人去祖堂拜謝天公祖先正

轉屋家。

「阿善伯到底係麼个人？」阿森問。

「細人就係細人，連阿善伯就毋知。」厝叔挑挑毋講。

「厝叔，拜託你摻佢講啦！」

「阿善伯係北部客家人底背，武功最高的人。會軟拳，也會硬拳。會防守，也會攻。棍子、刀這兜五色傢伙也會。也學過舞獅。麼个就會。反正講你係阿善伯的弟子，無麼个人敢欺負你。」

「真識有恁慶的人？」

「當然有啊。佢會打拳頭，人又好，大家尊敬佢，喊佢『阿善伯』。」阿森想，阿善伯一定生到又高大又派頭。

像阿爸講的，無順慶阿太辦毋到的事情，聽講佢用當多辦法，阿善伯正講好。阿善伯躡芎林，到大窩口要翻過山，還要渡過鳳山溪，路程要好幾日。阿善伯打算來三隻月。大窩口一帶的宗親當多人愛來學。毋過芝芭里較遠，還有田事要做。阿爸想來想去，決定派進滿去學打拳頭，學會了正轉來教大家。

阿森佇旁脣聽到大人商量學拳的事情，就學戲臺頂的孫悟空，摸頭摸面，跔等馬步講：「佢也要去學拳！」

「憨牯！你正幾歲？學麼个拳？好好讀書。」阿爸一巴掌又打來。這擺分阿森閃過。厝叔看到緊笑講：「佢看阿森牯的手腳盡遽，講毋準下擺會做張屋的拳頭師傅喔！」阿森聽到「拳頭師傅」緊點頭。

「佢講做毋得就做毋得。」阿爸扛等鋤頭走出去。厝叔對阿森搖頭講佢也無法度。

阿善伯來張屋的日子會到了，阿森看到阿爸就拜託。阿母對阿爸講：「你自家也大字母識，做麼个要你俵仔去讀恁多書？佢想學打拳



頭，就分佢去，下擺正毋會像你分人欺負！」

兩日後，進滿渡阿森共下去大窩口。兩個人背著包袱，有衫褲，還有食的東西。阿母還偷塞零錢分阿森：「要食飽來，睡飽來，知無？」阿森頭一擺離家，心肝肚也會驚。毋過，這係自家選的路，講麼个也要行到底。

尅叔摻阿森躡堂叔的屋，離祖堂無幾遠。阿善伯來大窩口係大事，張屋幾位老人家早早佇祖堂等。祖堂哪位就係人。無幾高的阿森，爬到祖堂脊頭的大樹頂。竹林外背打紙炮。阿森心跳緊來緊遽，比佇廟臺看孫悟空大戰如來佛更加緊張。幾個人行來，帶頭的差毋多六十零歲，滿頭白毛，面容紅潤，行路緊遽。族長看到他，遽遽帶大家去迎接。該日，族長佇祖堂前辦桌請阿善伯食飯，感謝佢行恁遠的路教張屋子弟打拳頭。

這係阿森食過最澎湃的辦桌。食到忒飽睡毋著，阿森看窗門外背的星星，想起屋家的阿母。

天還昏光，尅叔就喊阿森躡床去祖堂。阿森緊行緊啄目睡。

到祖堂一看，當多人來了。十幾歲到六十歲全有。尅叔對阿森講：「看起來你最小喔。」阿善伯也到了，企佇祖堂門口，跔等馬步。大家目町町看等阿善伯。

阿善伯看起來當嚴肅，毋像昨晡日恁有笑容。兩手搭拳頭，挺胸塌腰，腳胛向外背，膝頭無過腳尖。尅叔看到當認真。

阿森拉尅叔的褲腳問：「阿善伯佇該做麼个？」

「佢頭擺看過老人家打拳頭，講這安到虛步。」

「虛步？要企緊低緊好係無？」

「憨牯！企忒低就走毋遽。虛步最重要係穩。」

「穩。」阿森想學阿善伯企，結果跌倒，好得無人看到。阿善伯抱拳，用虛步向四方行禮，講這係「請拳」。阿善伯做一遍，要大家跔等做一遍。無想到虛步看起來簡單，做起來當困難。阿森練到腳骨痺痺，跌倒當多擺。

阿森歸身痛，毋過實在當癢了，一下就睡著。隔日自家躡床，拉等尅叔去祖堂。

「你這細人，正識當愛打拳頭啊！」尅叔緊摻嘴。阿森明明比昨晡日早到，還係有人比佢早。阿森毋想輸，遽遽去練習三戰吞吐浮沉。

這日練拳，可能係阿森較小，阿善伯幾擺行到阿森面頭前教佢。阿森看到有人緊看佢。張屋的子孫多，阿森又躡較遠，逐年跔阿爸轉來祭祖，還係有當多人毋識。阿森問熟人，正知該人安到阿行。比阿森大兩歲，生到當高大，會讀書又會相打。

阿善伯緊來緊嚴格，來的人緊來緊少。要耕田、舖娘要降，麼个理由全有。半隻月過掉，剩二十零儕。

連尅叔也逐日喊當癢。阿森當然覺到苦，毋過無想過要放棄。有時尅叔睡較晝，阿森就自家行路去祖堂。除了愛打拳頭，還有一隻原因，阿行。兩儕差無幾多歲，心肝肚想比麼誰較慶。兩人企的位，從後背、中央，到忒頭前。阿善伯也當歡喜這兩個後生子弟恁拼。

半隻月過去，阿森學會幾隻招式。阿善伯要大家尋對手對打。大人全尋到對手，剩阿森與阿行兩個細人。

兩人還無講過話。

阿行看等阿森講：「小伙子，愛摻佢打無？」阿森無愛阿行喊佢「小伙子」，有點看毋起佢的意思。毋過也無別誰了。

阿森擺出「請拳」的動作。阿行企虛步請拳。相打毋係高的就較好，越高就代表做得攻擊的地方越大。阿行身體一沉，進步撩掌。阿森



用左手接手，右手進步衝拳。兩人緊打緊認真。阿善伯企到脣頭，大家也圍等看。

阿行一掌打來，阿森遽遽「跌馬」，抓著土想愛朝阿行的目珠丟過去。結果又放手，跌倒佇地泥。大家為阿行鼓掌。阿行行去阿森面頭前伸出手來扶佢起來。

第二隻月開始，阿善伯教大家五色傢伙，大刀、長棍，連耕田用的耙仔也做得做武器。第三隻月，阿善伯要大家用拳法學打獅。阿森摻阿行變當熟了。阿行擊獅頭，阿森做獅尾，無輸專門的獅團。族長看到，要阿森摻阿行佇祭祖該日打獅。

阿善伯轉去的日子會到了，族長又辦桌請阿善伯摻學成的子弟。老的一張桌，後生的一張桌。阿行用茶代酒敬阿森。稍早，阿森就要跔厝叔轉去。佢當然掛記爺哀，毋過想到看毋到阿行，還係有點毋盼得。

「你轉去要逐日練三戰，下擺正毋會輸佢忒多。」阿行講。

「你放心，下擺佢正毋會輸你。」阿森笑。

轉去芝芭里以後，厝叔摻阿森教附近幾個張屋子弟打拳頭。大家當早就跔，耕田前，先佇禾埕打拳頭，打到地泥咚咚響。對面的福佬人真識無再過來尋麻煩。

逐年割禾，幾個摻阿善伯學打拳頭的子弟，會去下山鄭屋摻阿善伯跔手割禾。阿森摻阿行也有去。逐日農事做煞，阿善伯會教這兜子弟打拳頭。一年過一年，阿行摻阿森讀中學，兩儕負責張屋祭祖打獅六年了。

客家獅主要係青色，頭頂圓，四方嘴，老人家講這係「天圓地方」。頭擺，打獅的人流浪四方，嘴大正做得食四方。獅頭頂有八卦，

打獅要行七星步。阿森摻阿行的打獅當有名，除了張屋，還有其他庄頭的人來邀請，全部分阿行的爺哀用愛讀書拒絕。

阿行當會讀書，阿森逐擺吊車尾。國中畢業，阿行考到新竹高中，練拳無像頭擺認真。讀國中的阿森交細妹朋友。毋過對阿森來講，無麼个事情比打拳頭重要。祭祖日會到了，逐擺他尋阿行打拳頭，阿行五擺有三擺無來。

細妹朋友係阿森同學，兩儕坐隔壁。先生佇粉牌寫詩詞，細妹朋友看阿森面臭臭，小聲摻阿森講：「你又佇該想打拳頭的事情係無？阿行哥昨晡日又無來？佢看阿行哥係不想打拳頭了。」阿森聽細妹朋友一講，毋管先生還佇該上課，大聲罵：「你毋知莫亂講！」細妹朋友嚇到，先生摻同學全看等阿森。結果阿森分先生喊去教室後背罰跔。

該日下課，阿森去阿行屋家。佢知阿行會留學校讀書，無恁遽轉，就佇門脣等著。肚屎餓就食路脣的烏鈕子。暗晡夜九點，阿行慢慢行到這位。書包鼓鼓，肩頭歪歪。「左右愛打平，身體愛正。」逐擺練忒，阿善伯就會恁樣講。

阿行看到烏影中行出的阿森，問：「你仰會來？」

「你問我？佢還要問你，昨晡日講好要練習，你走去哪位？」

「讀書。」阿行講起來無要無緊。

阿森一隻拳頭過去，分阿行閃過。阿行書包擻忒，打轉去。阿行的嘴角流血，阿森的面也烏青。

「打罇了？」阿行問。

「毋罇！」阿森回。

「你毋係交細妹朋友了？你交你的細妹朋友，佢讀佢的書。」

「你講該麼个話？講好的，要共下打拳頭到老。阿善伯要走的時節，你還答應佢，要摻客家拳發揚光大，你全毋記得了？」



「佢係母記得，係時代變了。這下哪有人要打拳頭？真識對武術有興頭的，全去學跆拳道。你書讀母好，還交細妹朋友，自家無用心，還好意思講佢？」阿行應。阿行厥母聽到外背有聲，打開門喊：「係阿行無？」阿行背起書包，對阿森講：「這擺祭祖，佢要考試做母得去，你去尋別人練。」講掉就行入去。

阿森轉去屋家盡夜了。阿爸看到佢滿身傷，驚佢學人去做鱸鰻頭，拿棍子緊打。阿森也無閃，企等分阿爸打。阿母走過來講：「好了啦！要打死你俵仔，你正甘願係無？」

阿行莫愛打拳頭，細妹朋友也莫插阿森。阿森母想上課，逐擺背書包出門，也無去學校。

國中畢業，阿爸就送阿森去鄰庄的國術館。當久無打拳頭的阿森，重頭練習。一開始佢國術館躉手，幾年以後佢大窩口開間清河國術館，教客家拳。他當想組打獅團，母過這下學拳的細人無心出師，全係來打發時間。打獅要盡多時間練習，家長也母支持，讀書較要緊。

阿森當多年無看到阿行。聽厥堂哥講，阿行考到國立大學。讀六年正畢業。聽老人家建議，去考農會。這下佢農會上班，無結婚也無降。

阿森厥爸開刀蹠院。這日，阿森去農會辦阿爸的農保。佢看到阿行。阿行坐到櫃檯底背，摺一个老阿公講話。

二十零分鐘正排到阿森。阿森拿等阿爸的印仔摺簿子，行到阿行面頭前。阿行變老了，頭那毛一半變白色。兩儕看到，久久無講話。

「恁久無見。你好無？」阿行先講。阿森笑笑，明明有當多話，結果一隻字就講母出。

「今晡日要辦麼个？」阿行問。阿森正想起有正事要辦，摺印仔、簿仔拿分阿行。阿行手腳當遽，一下就辦好了。還摺阿森講，醫院有麼个東西要記得留等，下擺要申請補助較方便。阿森講好，後背還有一个老阿

婆等著。佢拿出一張皺巴巴的名片。該係幾年前印的，仰般也發母掉。

「這係佢開的國術館，有閒來聊。」阿森摺名片拿分阿行正走。

阿行看著阿森行出農會，問面頭前的老阿婆：「阿婆，今晡日要辦麼个？」

禮拜一下晝，阿森一个人佢國術館打拳頭。打到忒認真，無注意有人開門。阿行行到壁角無出半點聲。等到阿森打煞，正看到阿行。

「你幾時來的？」阿森當歡喜：「今晡日毋須上班？」

「請假。佢做當多年，有當多假做得放。」阿行講：「你這位所當好，整理到當淨利。」

「佢舖娘整理的。」

「恭喜你，討到恁好的舖娘。」

阿森有當多話想摺阿行講，又母知仰般講。阿森企虛步，請拳。阿行看到緊笑，也開始請拳。一開始，阿行還做得還手。阿森看到阿行還記得，心肝歡喜，速度變遽，結果踢到阿行的腳骨。

「哎叻！」阿行跌倒。

「你有仰般無？」阿森行過去扶阿行。阿行的衫全濕掉了。阿森行去拿條淨利的面帕，丟過去分阿行。阿行接到面帕，感覺到阿森的內功。

「生意好無？」阿行問。

「哎！你也知，這下愛打拳頭的細人緊來緊少了。」

「無法度，時代無同樣了。」

「係啦。時代無同樣了。」

過一日，阿森接到族長的電話。老族長過身當多年。新族長頭擺也識蹠阿善伯打拳頭。堵好政府要做地方創生，族長想用這機會傳承客家拳。

「你也知，政府要看結果，最好祭祖時節分細人打拳頭、打獅，正



有畫面分政府的人看。」族長講來講去全係政府，阿森覺到當煩。佢從小到大，有政府像無政府。尤其做細人的時節，要摶福佬人對拼，也係靠自家的拳頭。

「阿森啊，你看恁樣好無？」

「你看仰般就仰般。毋過，你知佢係阿善伯的弟子，毋會儘採放水喔。」

「這下大窩口張屋就剩你會頭擺的客家拳，全聽你的。」

阿森心肝想，族長講毋著了，張屋毋係剩佢會打拳頭，阿行也還會。想到阿行，阿森覺到無恁孤單。

祖堂打拳頭係拜六早晨。老祖堂早拆掉，新祖堂係新起的。來學打拳頭的細人全係張屋子孫，有細佬有細妹。送佢兜來打拳頭的大部分係阿公。該輩人正知頭擺人做麼个要打拳頭，係爲到生活。

第一擺上課，來的細人有二十零儕。阿森尋來阿行跔手。麼誰知第二擺上課就剩十零儕。阿森當嚴格，有時講話像罵人，幾個細人驚到噉出來。阿行驚細人無愛來，摶細人補習，無收錢。補習的地方就佇祖堂左片的會議室。從小對讀書無辦法的阿森，毋好意思先走，就自家去右片的倉庫，整理頭擺老祖堂搬來的東西。皮鼓、長刀，還有兩對獅頭。阿森用桌布慢慢擦。獅頭的色目舊了，大嘴毋知有幾多年無打開。

天暗，細人全部接轉去了。阿行看到倉庫電火還光，就行過去。阿森看到阿行過來，擎獅頭，打開嘴。

「哎！正毋係恁樣，佢頭擺就摶你講過了。」阿行也擎另一隻獅頭。

阿森決定下擺祭祖，要分細人表演打獅。細人經驗毋罇，逐擺打獅會踏到別儕，無注意就跌倒著傷。幾個細人底背，阿壽摶阿騰學到最

好。阿騰讀國中，功課當多。阿行花最多時間教阿騰，阿騰一下變頭三名。做阿母的看到俵仔功課變恁好，也放心分阿騰跔厝爸打拳頭。

祭祖該日，祖堂外背的大路停當多車，有高雄來的，也有花蓮來的。

請神請過，幾個細人佇祖堂頭前打拳頭。阿森看到有打毋著的地方，毋過，恁短時間做到恁樣當好了。打拳頭打煞，換到打獅。阿壽摶阿騰一儕企頭前，一儕企後背。獅頭請師傅整理過，還貼亮片。師傅說，這係這下最流行的款仔。

阿壽摶阿騰出場，大家盡鼓掌。兩儕著黃衫烏褲，阿壽瘦瘦的手骨擎獅頭，阿騰細義跔著阿壽，行七星步。祖堂放著租來的跳臺，打獅跳上臺，兩儕順著跳臺緊跳緊高，舖娘緊搭阿森的手骨。阿森也當緊張，看到對面的阿行，阿行看著佢笑，又比「讚」。阿森看到也笑了。

幾年過去，阿行好恬恬發癱風，躑安養院。阿森逐禮拜去看佢，一開始阿行像頭擺恁樣笑笑，到尾正變毋講話，也毋想看到人。

祖堂學拳的細人無阿行補習，阿森嚴格又硬殼，一个个無愛來。國術館也開毋下去。

最後一擺看到阿行，阿行歸身插管子，做毋得停動。阿森看到阿行手指頭動一下，就用手緊搭佢的手。「阿行哥，你有好點無？」阿森問。阿行眨目，又緊看脣頭的矮櫃。「你想尋麼个係無？」阿森打開拖箱仔，看到一隻紙袋。阿森打開紙袋，底背有一張舊名片。該年，阿森拿分阿行的。還有兩張相片。一張係烏白的，後生的阿行摶阿壽攬著獅頭。還有一張係彩色的，佢兜摶祖堂打拳頭的細人共下攝的。

「小伙子會陪你。」阿森對阿行講。阿行該日暗晡過身。

阿行走掉，舖娘正分阿森知，好幾擺國術館做毋下去，係阿行偷偷拿錢分舖娘。阿騰莫愛打拳頭，考公務員，多少也係知屋家的事情。



阿行走掉幾多年了？阿森叔行轉房間，打開拖箱仔，尋到該張烏白照。阿森叔決定要去祭祖，佢要去看爺哀、舖娘嫪阿行。

祭祖日到了，阿騰開車載阿森叔，兩儕無麼个講話。祖堂路唇忒多車，阿騰車停較遠。阿森叔持拐棍仔，阿騰扶著，慢慢行去祖堂。

阿森叔坐壁角的凳子，阿騰自家去放牲禮。

「阿森師傅！」阿壽走過來。

「要食支菸無？」阿壽拿菸出來點火。阿森叔正抽一口，就聽到阿騰的聲。

「喊你莫要食菸了。」

「哎叻，過年嘛！一支就好。」阿壽講。阿騰無再過念阿森叔，毋過面臭臭。

阿壽看到倉庫門開開，開玩笑問：「阿森師傅、阿騰，要去底背看看無？」阿森叔持著拐棍仔想跋樓梯。阿騰、阿壽一儕扶一邊，陪阿森叔共下行落去。皮鼓、刀槍還在，獅頭放到桌頂。阿壽拍拍獅頭頂的塵灰，擎獅頭。

「阿騰，來啦！」阿壽打開獅頭的大嘴對阿騰講。無想到阿騰真識行過去。兩儕忒久無練習，有時行無同邊，阿森叔看到緊笑。門口毋知幾時恁多人佇該看。一頭青色的打獅佇暗矇矇的倉庫行七星步。

